

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叶笃正院士去世

我国气象学大师、国家最高科技奖得主、中科院院士叶笃正因病于2013年10月16日在北京去世，享年98岁。叶笃正被公认为是我国现代气象学的奠基人之一，曾代表中国人第一次获得国际气象界“诺贝尔奖”——“国际气象组织奖”。

叶笃正1940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地质地理气象系，1943年研究生毕业于浙江大学史地研究所，1948年11月在美国芝加哥大学获博士学位。历任中国科学院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研究室主任，大气物理研究所研究员、所长，中国科学院副院长等职。美国气象学会荣誉会员，英国皇家气象学会会员，芬兰科学院外籍院士；曾在许多国际国内学术组织中担任重要职务。1980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1988年获国家自然科学奖一等奖、二等奖，1995年获何梁何利基金科学与技术成就奖和陈嘉庚地球科学奖，2003年获世界气象组织(WMO)的国际气象组织奖。获2005年度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

2010年5月4日，国际小行星中心先后发布公报通知国际社会，将国际永久编号第27895号小行星永久命名为“叶笃正星”。

我的校友，我的战友——怀念宁大年

○王伯惠（1944土木）

宁大年是西南联大机械系1944级学长，原名宁兴奋，解放后改名大年，广西玉林人，1919年生。幼年在家乡念初中，1937年到广州念高中，1940年进入昆明西南联大到叙永念一年级，二年级回到昆明联大工学院机械系。1944年毕业，我们一批同学15人应征从军，2月16日同一飞机飞越驼峰去驻印军新38师任翻译官和技术军官，师长是老清华1923级校友孙立人将军。到后我分配在师直属工兵营，大年在辎重营。战地行军，直属营营部一般都分驻在师部四周当作外围警戒，因此我和大年相距较近，常有机会相见。

1944年8月密支那光复，新38师和新30师组成新一军，孙立人升任军长。由于部队汽车很多，专门在新30师附设一个汽车修理厂，由比我们早一年（1943）毕业从军的联大机械系校友孙可宗、廖开泉任厂长，同时从军的还有另一校友吴本贤，后因故请假回国。宁大年也请调到那里去，以发挥自己的专长。由于各基层部队送修的汽车甚多，修完后都要留厂经几天试车确保完好后再交回原部队服役，因此我一有机会就到大年那里利用试车学习驾驶吉普车。大年手把手地教我驾驶技术，介绍简单的汽车故障修理方法。使我初步学会

□ 怀念师友

了开车。开车是一个必须注意力集中，手脚齐动而且要眼观四面、耳听八方的全神贯注的活。有一次大年陪我在新建成的中印公路上练车，我开得较慢，一个黑鬼（美国黑人）紧跟在后面开一辆十轮大卡GMC，多次鸣叫喇叭要我让路我没听见，后来大年提醒我，我才往左边让路。可能是那黑鬼要报复我，超过我车后立即向左打方向盘挡我前进，我来不及刹车，竟被逼到左侧边沟里去。幸好路基只有一米多高，没有翻车，有惊无险，大年把车又从边沟里开了上来。

1945年3月31日，中英部队在缅甸故都曼德勒东的乔美会师，缅北战役胜利结束。经打扫战场，部队整休，5—7月奉调回国到广西。8月15日日寇投降，新一军进驻广州受降。1946年3月又北调东北接收。6—7月我们一批尚在军中的联大校友包括大年和我请假退伍到北平参加留学考试，8月返回东北，我被派往鞍山办东北清华中学（孙立人兼任董事长）脱离了部队。大年则因一时无其他工作，仍回到军中的汽车修理厂。1948年2月鞍山解放，不久我参加了工作，从此我们失去联系。

直到1990年以后，我从联大1944级校友通讯上才知道他的一些情况。原来1947年夏，大年在长春街上路遇在学校就很要好的机械系同班校友钱泽球告他拟去解放区，大年在军里为他办了一个去边境的通行证。不久泽球从解放区回来，就到修理厂和大年同住，告大年要利用他新一军的关系，做地下工作，自此大年也参加了地下工作，并给泽球办了一个少校技术军官的证明，穿上军服，以便自由到各



2007年西南联大建校70周年纪念会，在北京清华大学西南联大纪念碑前。左为王伯惠夫妇，右为宁大年夫妇

处活动。1948年10月长春解放前夕，泽球不幸被国民党特务抓获被害，不几天长春解放，市人民政府找到了他的尸体，安葬在长春烈士陵园中。

解放后，大年先由组织安排到长春市城建局工作，1952年调北京重工业部汽车工业筹备组，后至第一设计分局、五分局、长春汽车工厂设计处、第九设计院，皆任领导职务，三十年如一日，皆在工地辛劳，从事汽车工厂的规划、选厂、设计、建设工作，为我国汽车工业从无到有的开拓发展，做出了重大的贡献。1982年秋调至深圳设计分院，才结束了各地奔波的生活。1985年离休。

90年代初我找到大年深圳的地址之后，才又恢复通讯联系。大概是1995年，当时我在广东虎门咨询公司工作，一次到深圳开会利用晚间到他家访问，看到了嫂夫人刘祈英和他的女儿。时已晚八点，他

开了一个大西瓜飧我，阔别 50 年，畅谈往事，快何如之！2004 年 4 月，我们相约同到北京参加联大毕业 60 周年纪念会，2005 年 9 月又同去重庆参加由重庆市史迪威纪念馆和成都美国领事馆联合举办的二战胜利六十周年纪念会。会后他因未到过三峡，拟坐船取道宜昌回去，我虽到过三峡，但因机会难得，就陪他一路游览三峡。快到葛洲坝时因等待开闸，大家上岸休息。我们在长江岸边一个茶馆里各租一条薄被在竹椅上露天睡了一半晚上，直到次日凌晨上船通过葛洲坝，中午到达宜昌，因各自预定了机、车票，我们才在此分手。2006 年 4 月清明，海峡两岸老兵分别组团去广州已被破毁的中国驻印军新一军印缅阵亡将士公墓扫墓，并访问市政府联系恢复事宜，我们又在广州相见。2007 年 10 月 26 日又相约同去北京参加西南联大建校 70 周年纪念会，这以后我们为恢复广州新一军公墓事宜经常有信函来往。

2012 年阴历正月初二（2 月 11 日）上午 9 时，我打电话予他拜年，无人接。12 点又打电话，他女儿接的，告我：大年上午 9 时因感不适送医院诊治，不料到院后未检查出来什么病而竟长眠不起，应是心脏问题。她们刚从医院回来。闻后十分震惊，只有安慰她们节哀顺变，好好安排后事。过了约十多天，香港刘伟华教授（他们和香港中国精忠慈善基金会曾邀请广州地区大年等“二战”老兵到香港访问，介绍印缅战场抗日情况）电话告我大年在近日安葬，他们拟送花圈悼念。次日我再打电话予大年家，但无人接应，连续几日皆如此，想许是女儿回自己家了，不胜怅惘！大年身体一直比我们壮实，三峡归来

在宜昌上岸时，他看我手提行李拉杆箱爬登上岸阶梯十分费力，就帮我来拿。连他自己的一手提一个，健步快速登了上去，我空手跟在后面反而落后一二十级。那时他已 86 岁，我小他 4 岁，自愧弗如！这次突闻恶讯，不竟愕然！俗语：人生无常，是耶非耶？

大年为人诚朴厚道，思想进步，青年时期出国参加抗日战争，建国后为我国汽车工业主要奠基人之一，奋斗终生，成绩卓著，不虚此生。有一女二子，二子皆在加拿大工作，一女在深圳工作，皆有成就，大年亦可安息于天国矣！

父亲的清华情结

○ 粟 莹

我的父亲粟一凡于 2013 年 5 月 16 日因病在武汉辞世，终年 96 岁。

父亲 1941 年毕业于清华大学土木系，生前是武汉大学土建学院教授。学校发布的讣告中称父亲为“著名工程力学教育家、武汉大学力学学科创始人和开拓者，是国内将有限元法和边界元法应用于工程结构计算的倡导者之一”。父亲生前主持编写了具有中国特色、理论联系实际、有别于欧美和前苏联的知识编排体系，适用于高校土木与水利工程类专业的《材料力学》（上下册）、《工程力学与工程结构》（上中下册）通用教材，并受高等教育出版社委托先后主审了 30 余本力学类教材，为自主编写和建设我国高校力学类通用教材